高麗史 四十八

列傳 卅六之卅七

諸臣

金仁存 [illegible] 三下

尹瓘 十二下

金富佾

金富儀

列傳卷第九　　高麗史九十六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崔思諏

崔思諏字嘉言初名思順後賜今名文憲公冲之孫自少力學工文文宗朝登第王以思諏名家子博學多聞召入內侍省與語對稱旨王悅宣宗朝拜殿中少監知尚事戶部事出爲西京副留守駕幸西京時遼使王漑來

思諷為館伴聞昇每夜獨坐為文以訐取其
書奏之乃諫疏也其疏極言遼太平日久不
修武備又言大宋伐南夏事王嘉其擯棲之
能手詔褒之令從駕尋除御史大夫改同知
中樞院事左散騎常侍獻宗時拜吏部尚書
知樞密院事肅宗初參知政事進中書侍郎
平章事加守太尉判吏部事大將軍高文益
張洪占李弓濟將軍金子琇等潛圖不軌思
諷按治其罪悉流之南裔以功拜門下侍中

賜輔正功臣號九年守太保以老三上表乞
骸骨魏継廷曰崔公在官吾輩仰如山斗單
國大事一聽其議今若告老奈國政何時王
曲宴壽春宮召思諏赴宴思諏起爲壽畢王
親酌酬之執其手曰卿若固退誰與共政朕
優賢重老不忍從也對曰七十致仕禮也臣
老耄無益於國願遂歸老王許之睿宗朝加
守太師中書令致仕賜詔書制陳茶藥衣帛
鞍馬以示優恩王嘗賜龍鳳茶思諏進謝詩

王和賜之王納恩諏壻李資謙之女生太子
冊爲王妃以恩加推誠奉國功臣大寧郡開
國侯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
恩諏入見王賜宴命不拜待以家人禮恩諏
嘗曰臣年八十無復有望願上享國萬年永
保三韓言出至誠王感涕召恩諏子壻見孫
賜花酒扶出還家未幾卒王以燃燈御重光
殿觀樂聞恩諏卒震悼罷宴輟朝三日賜賻
優厚令百官會葬謚忠景恩諏勤謹公廉不

以門地驕人立朝四十餘年無少過失為相
論議務存大體不敢輕改舊章門人子弟有
來謁者常訓以事君之道言不及私雖謝事
家居憂國之心終始不衰配享肅宗廟庭子
源溱源杲官尚書右僕射溱門下侍郎平章
事資諒及文公美柳仁著皆其女壻門閥之
盛一時無比

金仁存

金仁存字處厚初名緣新羅宗室角干周元

之後父上琦登第官至侍郎平章事謚文貞
配享宣宗廟庭仁存性明敏少登科直翰林
院歷事宣獻肅三朝以內侍掌奏事不欲久
在近密懇求外補由尚書禮部員外出為開
城府使秩滿授起居舍人知制誥遷起居郎
言事忤旨左授兵部員外郎遼使學士孟初
至仁存為接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嘗一日
與出郊雪始霽茫然無所見唯馬蹄觸地
作聲初唱云馬蹄踏雪乾雷動仁存即應聲

曰旗尾翻風烈火飛初愕然曰天才也由是
情好日篤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之轉吏部
郎中兼東宮侍講學士時睿宗在東宮講論
語仁存撰新義進講移中書舍人肅宗薨仁
存告哀于遼自東京抵京師所經州府皆設
宴張樂仁存曰臣来時本國君臣皆服哀哭
泣今來上國雖感恩榮臣子之情不忍聞樂
言甚切至遼人許之至朝見時又乞除吉服
舞蹈孟初至幕曰殿廷服色宜從吉但除舞

蹈可矣還拜禮部侍郎諫議大夫王封僧曇真為王師以仁存為封崇使辭曰臣職在諫院已言封王師不可未蒙俞允又從而為使是欺殿下也王強之再三固辭不奉旨以內侍柳台樹代之王將伐東女真大臣皆贊成之仁存獨上疏極諫不報及尹瓘等破女真等九城女真失窟穴連歲來爭我兵喪失甚多女真亦厭苦遣使請和乞還舊地羣臣議多異同王猶豫未決仁存言土地本以養民

令爭城殺人莫如還其地以息民今不與必
與契丹生釁王問其故仁存曰國家初築九
城使告契丹表稱女真弓漢里乃我舊地其
居民亦我編氓近來寇邊不已故收復而築
其城表辭如是而弓漢里酋長多受契丹官
職者故契丹以我為妄言其回詔云遠貢封
章粗陳事勢其閒土地之所屬戶口之攸歸
已勑有司俱行檢勘相次別降指揮以此思
之國家不還九城契丹必加責讓我若東備

女真北備契丹則臣恐九城終非三韓之福
也王然之還秘書監奉使如宋徽宗待之甚
厚屢賜宴宴器皆用白玉仁存以為帝厚我
國享禮雖異常然觀時事華侈太甚可嘆還
至慶源郡聞父喪以使事付其介遂奔喪不
復命時人譏其失禮歷左散騎常侍翰林學
士承旨兵禮戶部尚書政堂文學參知政事
進守司徒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
柱國金兵攻破契丹州郡幾盡王以仁存判

西北面兵馬使措置軍務契丹來遠城刺史常孝孫懼不保率州民泛舟而遁以來遠抱州二城歸于我仁存遣兵據其城收兵仗物貨甚多遂拓地界鴨江焉王宴親王兩府于清讌閣命仁存記其事其文曰王以聰明淵懿篤宗輝光之德崇尚儒術樂慕華風故於大內之側延英書殿之北慈和之南別創寶文清讌二閣一以奉聖宋皇帝御製詔勅書畫揭為訓則必拜稽肅容然後仰觀之一以

集周孔軻雄以來古今文書日與老師宿儒討論敷暢先王之道藏焉脩焉息焉遊焉不出一堂之上而三綱五常之教性命道德之理充溢乎四履之間越今年夏召太傅尚書令帶方公臣俌守太傅尚書令大原公臣侍守太保齊安侯臣儕守太保通義侯臣儒守太保樂浪侯臣景庸門下侍郎臣瑋門下侍郎臣資謙臣緣中書侍郎臣仲璋叅知政事臣晙守司空臣至和樞密院使臣軌知樞密

院事臣字之同知樞密院事臣安仁等置高
會于清讌閣乃從容謂曰予顧德不類賴天
降康廟社儲祉金革偃於三邉文軌同乎中
夏凡立政造事大小云爲罔不資稟崇寧大
觀以来施設注措之方其於文閣經筵來訪
儒雅遵宣和之制也燕堂密席迎見輔臣法
大清之宴也雖禮有豐殺而優賢尚能之意其
致一也今八朝進貢使資謙賫桂香御酒龍
鳳茗團珍果寶皿来歸嘉與卿等樂斯盛矣

臣僚皆惶駭恐懼退伏階陛辭以固陋不敢
干盛禮王趣令就坐温顔以待之借物以享
之具供帳之設器皿之列觴豆之案果核之
品則六尚之名珍四方之美味無一不具復
有上玻瓈瑪瑙翡翠犀兕瑰奇玩用之物交
錯於案上塤篪控揭琴瑟鍾磬安樂雅正之
聲合奏於堂下王執爵命近臣監勸曰君臣
交會之際以至誠其各盡其量不辭而歡左
右再拜告旨而卒爵或獻或酬和樂既皆及

觴酒九行具令退息續有中貴人押賜襲衣寶帶以將其厚意焉既而復召促席而坐使飲食舉措各自便或開懷以言笑或縱目以觀覽欄楯之外疊石成山庭除之際引水爲沼崷崪萬狀清渟四澈洞庭具會幽勝之趣生而終宴無憚暑之意盡醉劇飲夜艾而罷於是縉紳士大夫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以慈儉爲寶而無肆溢之行衣不御文繡器不用彫鏤猶慮一夫之不得所一事

之不合度每日焦勞惻怛於宵旰之中至於燕群臣嘉賓則發內府之寶藏頒上國之異恩而窮日之力以火繼之猶不以為修其尊賢重禮好善忘勢之心寔可謂高出百王之上矣臣嘗聞昔魯公用天子禮樂以化成風俗故於泮宮則先生君子與之為樂其詩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燕於路寢則大夫庶士與之相宜其詩曰魯侯燕喜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今吾

君奉天子恩意以寵待臣鄰故公卿大夫懷
天保報上之意言語法從賦我有嘉賓之詩
瞽師歌工作君臣相悅之樂懽欣交通禮儀
卒度當是時也人靈之和氣天地之休應上下
之報施風俗之化原皆生於飲食衎衎載色
載笑之間豈止永錫難老既多受祉而已耶
必當億萬斯年享太平之福而對揚天子永
永無疆之休臣愚且拙遭逢萬幸代匱宰府
不以臣之不材特有書事之命辭不獲已謹

拜手稽首而強為記乃命寶文閣學士洪灌
書諸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判東北面兵馬
事兼行營兵馬事王在西京欲行太子冠禮
仁存奏曰冠者禮之始事之重故冠於阼三
加彌尊所以尊其禮而著成人之義也今以
元子之貴冠於外非所以法先王示後代王
從之仁存文名清節冠當代王深器之恩禮
優重及仁宗幼冲嗣位李資謙用事恐禍及
懇辭乞退不許一日將赴衙聞街上童謠因

墜馬歸卧未免愈切遂罷相判秘書省事監修國史王容遣内侍金安問於仁存及李壽曰欲棄資謙權置散地如何皆對曰上生長外家恩不可絶況彼黨與滿朝不可輕動請俟其間王不聽及變起宮闕連燒王避火出山呼亭歎曰恨不用金仁存之言以至於此尋賜翊聖同德功臣辭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門下侍中金兵入汴遣報安傳金人敗北宋師乘勝深入金人不能拒鄭

知常金安等奏曰時不可失請出師應宋以
成大功使主上功業載中國史傳之萬世時
王在西京遣近臣馳問仁存對曰傳聞之事
恒多失宗不宜聽浮言興師旅以怒强敵且
金富軾入宋將還姑待之及富軾還遑報果
害王以睿宗遺命敦諭起爲守太傅門下侍
中判吏部事仁存不獲已就職龐老須人扶
乃行五年卒輟朝一日命有司賻葬加禮謚
文成配享睿宗廟庭仁存好學老不釋卷一

時詔誥多出其手再掌禮闈多得名士嘗與崔璿李載李德羽朴昇中等删定陰陽地理諸書以進賜名海東祕錄又與昇中撰時政策要又注貞觀政要子永錫永徹永寛皆登第拜平章事永錫曾孫弁一名琪幼力學登第高宗朝歷正言御史出按忠清日酣飲廢事又橫歛賂權貴人皆切齒仕至判少府監事仁存弟沽風姿雅麗以文學顯於時官至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

尹瓘 彥頤 鱗瞻 世儒 商季

尹瓘字同玄坡平縣人高祖莘達佐太祖爲三韓功臣父執衡檢校少府少監瓘文宗朝登第歷拾遺補闕肅宗時累遷東宮侍講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女真本靺鞨遺種隋唐間爲勾高麗所並後聚落散居山澤未有統一其在定州朔州近境者雖或內附乍臣乍叛及盈哥烏雅束相繼爲酋長頗得衆心其勢漸横伊位界上有連山

自東海岸崛起至我北鄙險絶荒翳人馬不得度間有一徑俗謂瓶項言其出入一穴而已邀功者往往獻議塞其徑則狄人路絶請出師平之七年女真來屯定州關外疑其啚我誘執酋長許貞及羅弗等曰廣州榜問果謀我也遂留不遣會邊將李日肅等奏女真寔弱不足畏失今不取後必為患烏雅束又與別部夫乃老有隙發兵攻之來屯近境王命林幹往備之幹邀功引兵深入擊之敗績

死者太半女眞乘勝闌入定州宣德関城殺掠無筭乃以璀代幹爲東北面行營都統披鈇鉞遣之璀與戰斬三十餘級我軍陷沒死傷者過半軍勢不振遂卑辭講和結盟而還王發憤告天地神明願借陰扶掃蕩賊境仍許其地創佛宇璀還叅知政事判尚書刑部事兼太子賓客奏曰臣觀賊勢倔强難測宜休徒養士以待後日且臣之所以敗者賊騎我步不可敵也於是建議始立別武班自文

武散官吏胥至于商賈僕隸及州府郡縣凡有馬者為神騎無馬者為神步跳蕩梗弓精弩發火等軍年二十以上男子非舉子皆屬神步西班與諸鎮府軍人四時訓鍊又選僧徒為降魔軍遂鍊兵畜穀以圖再舉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睿宗即位以遺命出師又二年邊將報女真強梁侵突邊城其酋長以一胡蘆縣雄尾轉示諸部落以議事其心叵測王聞之出重光殿佛龕所藏肅宗誓疏以示

兩府大臣大臣奉讀流涕曰聖考遺旨淡功
若此其可忘諸乃上書請繼先志伐之王猶
豫未決命平章事崔弘嗣筮于太廟遇坎之
既濟遂定議出師以瓘為元帥知樞密院事
吳延寵副之瓘奏臣嘗奉聖考密旨今又承
嚴命敢不統三軍破賊壘拓我疆土以雪国
恥延寵頗以為疑微語瓘瓘慨然曰微公與
我誰能出萬死之地以雪國家之恥策已決
矣又何疑爲延寵默然王幸西京御儀鳳樓

賜鈇鉞遣之擢延寵至東界屯兵于長春驛凡十七萬號二十萬分遣兵馬判官崔弘正黃君裳入定長二州紿謂女眞酋長曰國家將放還許貞羅弗等可來聽命設伏以待酋長信之古羅等四百餘人至歓以酒醉伏發殲之其中壯黠者五六十人至關門持疑不肯入使兵馬判官金富弼錄事拓俊京分道設伏又使弘正帥精騎應之擒殺殆盡擢自以五萬三千人出定州大和門中軍兵馬使

左僕射金漢忠以三萬六千七百人出安陸
戍右軍兵馬使左常侍文冠以三萬三千九
百人出定州弘化門右軍兵馬使兵部尚書
金德珍以四萬三千八百人出宣德鎮安海
拒防兩戍之間船兵別監吏部貟外郎梁惟
竦元興都部署使鄭崇用鎮溟都部署副使
甄應昌等以船兵二千六百出道鱗浦擢過
大乃巴只村行半日女真見軍勢甚盛皆遁
走唯畜産布野至文乃泥村賊入保冬音城

璀遣兵馬鈐轄林彥與孫正亭精銳攻破之
之左軍到石城下見女真屯聚乃遣譯者戴
彥諭降女真荅曰吾欲一戰以決勝負何謂
降歟遂入石城拒戰矢石如雨軍不能前璀
謂俊京曰日昃事急爾可與將軍李冠珍攻
之曰僕嘗從事長州過誤犯罪公謂我壯士
請于朝宥之今日是俊京殺身報效之秋也
遂至石城下擐甲持楯突入賊中擊殺酋長
數人於是璀麾下與左軍合擊殊死戰大破

之賊或自投巖石老幼男女殲爲賞俊京綾羅三十正又遣弘正富弼錄事李俊陽擊伊位洞賊逆戰久乃克之斬一千二百級中軍破高史漢等三十五村斬三百八十級虜二百三十人右軍破廣灘等三十二村斬二百九十級虜三百人左軍破深昆等三十一村斬九百五十級獲軍自大乃巴只破三十七村斬二千一百二十級虜五百人遣錄事俞瑩若告捷王喜賜瑩若爵七品命左副承旨

兵部郎中沈侯內侍刑部員外郎韓皦如賜
詔奬諭西元帥及諸將賜物有差璀又分遣
諸將畫定地界東至火串嶺北至弓漢伊嶺
西至蒙羅骨嶺又遣日官崔資顯相地於蒙
羅骨嶺下築城廊九百五十間雄英州火串
嶺下築九百九十二間雄雄州吳林金村築
七百七十四間雄福州弓漢伊村築六百七
十間雄吉州又創護國仁王鎮東普濟二寺
於英州城中明年璀延寵率精兵八千出加

漢村瓶項小路賊設伏叢薄間候瓘軍至悉擊之軍皆潰瓘十餘人在賊圍瓘等數重延寵中流矢勢危甚急俊京率勇士十餘人將救之弟郎將俊臣止之曰賊陣牢不可破徒死何益俊京曰爾可歸養老父我以身許國義不可止乃大呼突陣擊殺十餘人弘正冠黔等自山谷引兵來救賊乃解圍而走追斬三十六級瓘等以日晩還入英州城瓘涕泣執俊京手曰自今我當視汝猶子汝當視我

猶父承制授閤門祗候酋長阿克嗄等四百
三人詣陣前請降男女一千四百六十餘人
又降于左軍賊步騎二萬来屯英州城南大
呼挑戰瓘與林彥曰彼衆我寡勢不可敵但
當固守而已俊京曰若不出戰敵兵日增城
中粮盡外援不至將若之何前日之捷諸公
不見今日亦出死力戰以請諸公登城觀之
乃率敢死士出城與戰斬十九級賊敗衂奔
北俊京鼓笛凱還瓘等下樓迎之携手交拜

瓘延寵乃率諸將會于中城大都督府權知
承宣王字之自公嶮城領兵詣都督府卒遇
虜酋史現兵與戰失利喪所乘馬俊京即引
勁卒往救之取虜介馬以還女真兵數萬人
來圍雄州弘正訓勵士卒衆皆思鬪即開四
門齊出奮擊大敗之俘斬八十級獲兵車五
十餘兩中車二百兩馬四十匹其餘兵仗不
可勝記時俊京在城中州守謂曰今守城日
久軍饗將盡外援不至公若不出城收兵還

救城中士卒恐無噍類後京脹士卒破衣夜
縋城下歸定州整兵道通泰鎮與自也等浦
至吉州遇賊與戰大敗之城中人感泣讙又
城英福雄吉咸州及公嶮鎮遂立碑于公嶮
以為界遣其子彥純奉表稱賀曰聖人之德
允合於乾坤仁義之兵已平其夷狄惟將及
卒既懽且呼竊以東女真潛伏奧區寔繁醜
類遠從爾祖曾之世嘗被我朝家之恩狼貪
浸啚其叛心犬吠頻信於戶外侵軼關塞寇

擾士民狃制御之寬而謂之易陵肆覬覦之
志而謂之莫禦先皇故憤而欲伐陛下方繼
而為焉以兵危故始憚裁施以謀衆故終歸
滯泥然而策勝負者存乎熟知變通者貴乎
時事機可乘聖智獨照先休吾士卒以觀其
可用繼慮彼雲宗以指其必擒乃命元戎亟
行大戮而臣受節鉞之制舉征鼓而行氣動
於軍威加於敵江河注壑寸膠不能以防之
破石轉峯雲卯決然其破矣俘虜踰於半萬

斬獲近於五千委積散於閭閻奔走交於道
路山川險阻城池因得以高濬原野膏腴田
耕桑還而耕鑿在昔人求而未得者今茲天
與而既取之上足以謝宗廟在天之靈下足
以雪朝廷積年之恥且彼周王攘狄之伐漢
帝匈奴之征所以拓土開邊而得為民去害
比之今日宜在下風此豈微臣淺智駑材能
成臣數宗惟陛下聖謨神算特定遐陬苟非
其然孰使之矣伏乞命書史册垂耀無窮王

遣內侍衛尉注簿康英俊賜瓘等羊酒并賜軍人銀鐁鑼一面銀瓶四十事瓘又使林彥記其事書于英州廳壁曰孟子曰弱固不可以敵强小固不可以敵大吾諷斯言久矣而今信之矣女真之於國家强弱衆寡其勢懸殊而窺覦邊鄙於肅宗十年乘隙構亂多殺我士卒其繫縲爲奴隷者亦多矣肅宗赫然整旅將欲仗大義以討之惜乎厥功未集承遺旨鈞今上嗣位亮陰三載甫畢祥禫謂左

右曰女真本高句麗之部落聚居于蓋馬山
東世脩貢職被我祖宗恩澤深矣一日背畔
無道先考深憤爲嘗聞古人之稱大孝者善
繼其志耳朕今幸終達制肇覽國事盡舉義
旗伐無道一洒先君之恥乃命守司徒中書
侍郎平章事尹瓘爲行營大元帥知樞密院
事翰林學士承旨吳延寵爲副元帥率精兵
三十萬俾專征討尹公事業傑然嘗慕庾信
氏之爲人曰庾信六月冰河以渡三軍此無

他至誠而已予亦何人哉其至誠所感靈異之跡屢聞爲吳公時之望重天性愼謹臨事必三思良其爲大策施無不中而公嘗有志於此聞命憤激排兵東下出師之日躬擐甲冑未及誓衆灑淚交頤莫不用命暨入賊境三軍奮呼一以當百摧枯破竹何足喩其易哉斬首六千餘級載其弓矢來降於陣前者五千十餘口其望塵喪魄奔走窮北不可勝數嗚呼女眞之頑愚不量其强弱衆寡之勢

而自取於滅亡如是其地方三百里東至于
大海西北介于蓋馬山南接于長定二州山
川之秀麗土地之膏腴可以居吾民而本句
高麗之所有也其古碑遺跡尚有存焉夫句
高麗失之於前今上得之於後豈非天歟於
是新置六城一曰鎮東軍咸州大都督府兵
民一千九百四十八丁戶二曰安嶺軍英州
防禦使兵民一千二百三十八丁戶三曰寧
海軍雄州防禦使兵民一千四百三十六丁

户四曰吉州防禦使兵民六百八十丁户五曰福州防禦使兵民六百三十二丁户六曰公嶮鎮防禦使兵民五百三十二丁户選其顯達而有賢材能堪其任者鎮撫之詩所謂于蕃于宣以蕃王室者也有以見晏然高枕無東顧之憂矣元帥告予曰昔唐相裴晋公出征淮西及其平幕客韓愈爲之碑以廣其事故後之人知憲宗英偉絶人之德而歌頌之予幸從事于此詳其本末曷不作記使吾

聖朝無前之偉績垂于無窮乎彥承命援筆
誌之耀獻俘三百四十六口馬九十六匹牛
三百餘頭城宜州通泰平戎二鎮與咸英雄
吉福州公嶮鎮為北界九城皆徙南界民以
宗之王拜瓘推忠佐理平戎拓地鎮國功臣
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知軍國重事延寵
協謀同德致遠功臣尚書左僕射參知政事
遣內侍郎中韓皦如賫詔書告身及紫繡鞍
具廐馬二匹至雄州分賜之凱還王命具鼓

吹軍衛以迎之遣常方侯備齊安侯偦勞宴於東郊瓘延寵詣景靈殿復命納鈇鉞王御文德殿引見問邉事入夜乃罷未幾女真又圍雄州王遣延寵救之復遣瓘征之瓘獻馘三十一級尋封瓘鈴平縣開國伯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實封三百户加延寵攘寇鎮國功臣號又明年女真圍吉州延寵與戰大敗王遣瓘又救之命近臣餞于金郊驛瓘延寵自定州勒兵赴吉州行至那卜其村咸州司録

俞元胥馳報女真公兄裒弗史顯等叩城門
曰我輩昨到阿之古村太師烏雅束欲請和
使我傳告兵馬使然兵交不敢入關請遣人
于我場庶以太師所諭詳實傳告權等聞之
還入城翼日遣兵馬記事李管仲於賊場謂
女真將兵舍曰請和非兵馬使所得專宜遣
公兄等入參天庭舍大悅裒弗史顯等復至
咸州告曰我等願入朝時方交戰疑懼不敢
入關請以官人交質權以孔沃李管仲與賢

等為質裊弗等遂來請還九城地初朝議以
得瓶項塞其徑狄患永絕及其攻取則水陸
道路無阻不通與前所聞絕異女真既失窟
穴誓欲報復乃引還地羣酋連歲來爭詭謀
兵械無所不至以城險固不卽拔然當戰守
我兵喪失者亦多且拓地大廣九城相去遼
遠谿洞荒深賊屢設伏抄掠往來者國家調
兵多端中外騷擾加以飢饉疾疫怨咨遂興
女真亦厭苦之是王集羣臣議之竟以九城

還女眞輸戰具資糧于內地撤其城平章事
崔弘嗣金景庸參知政事任懿樞密院使李
瑋入對宣政殿極論瓘延寵敗軍之罪王遣
承宣沈侯於中路收其鈇鉞瓘等不得復命
歸私第宰相臺諫請治其罪諫臣金緣李載
等伏閤固爭曰瓘等每興無名之兵敗軍害
國罪不可赦請下吏王命沈侯宣諭曰兩元
帥奉命行兵自古戰有勝敗豈爲罪哉緣等
又爭不已王不得已止免官削功臣號尋拜

瓘守太保門下侍中判兵部事上柱國監修
國史瓘上表辭不允曰朕聞昔李廣利之伐
大宛也僅獲駿馬三十匹而武帝以萬里征
伐不錄其過陳湯之誅郅支也矯制擅興師
而宣帝以威振百蠻封為列侯卿之伐女眞
受先考之遺旨体寡人之述事身冒鋒鏑深
入賊壘斬馘俘虜不可勝計而闢百里之地
築九州之城以雪國家之宿恥則卿之功可
謂多矣然夷狄人面獸心叛伏不常厥有餘

醜無所依處故首長納降請和羣臣皆以爲
便朕亦不忍遂還其地有司守法頗有論劾
邊奪其職朕終不以卿爲咎庶幾有盡明之
復濟也今朕之授卿者抑卿之舊職也何足
以辭當體眷懷速就乃職璀再表讓又不允
六年卒謚文敬璀少好學手不釋卷及爲將
相雖在軍中常以五經自隨好賢樂善冠於
一時仁宗八年配享睿宗廟庭避綏陵諱改
謚文肅子彥仁彥純彥植彥頎彥旼二人祝

髮彥純睿宗朝以侍御史如遼賀天興節時
金兵起路梗又高永昌叛據東京彥純與徐
助李德允等為永昌所拘逼令上表稱賀彥
純不能守節一如所言反還匿情不首事洩
有司劾治其罪仕至南原府使彥植天資高
雅好賓客官至守司空左僕射彥旼聰悟過
人善書畫仁宗朝為尚食奉御
彥頤登第仁宗朝累遷起居郎與左司諫鄭
知常右正言權適論時政得失王優納之轉

國子司業赴經筵講論經義賜華犀帶一腰
還寶文閣直學士妙清叛詔以金富軾任元
敳為帥彥頤為佐討之先是瓘奉詔撰大覺
國師碑不工其門徒密白王令富軾改撰時
瓘在相府富軾不讓遂撰彥頤心嗛之一日
王幸國子監命富軾講易令彥頤問難彥頤
頗精於易辨問縱橫富軾難於應荅汗流被
面及彥頤為幕下富軾奏彥頤與鄭知常潜
相結納罪不可赦於是貶梁州防禦使後為廣

州牧使謝上表因自解云坐廢六年分已甘
於萬死銜恩一旦勢若出於再生仰天無言
撫己揮涕切以上之馭下莫不欲忠臣之事
君期於見信然不可必故或相幸周公不免
於流言絳侯尚遭於繫急望之帝之傅也終
於飲毒屈原王之親也卒以沉江聖賢或如
之庸瑣何足筭也哉如臣賦資朴鄙受性褊
剛智謀不足以周身學術豈能於華國少嘗
僥倖聖孝賜之賢科速更因緣陛下擢於要

路時或預聞國政頻然入侍經筵妄意遭時
過於用憲遇事輒言其中否橫身不顧於是
非先進為之寒心後生因以指目媒蘖所短
傅會而文彈書屢至於升聞以為可殺仁后
雖知其戇直莫得而寬因竄逐於遐方敢保
全其餘命而臣受貶之夕臨行之時罔知得
罪之端徒極積憂之念及覲中軍所奏曰彥
顒與知常結為死黨大小之事宗同商議在
壬子年西幸時上請豆元稱號又諷諭國學

坐奏前件事蓋欲激怒大金生事乘間恣意
處置朋黨外人謀為不軌非人臣意臣讀過
再三然後心乃得安繫是立元之請本乎尊
主之誠在我本朝有太祖光宗之故事稽其
往牒雖新羅渤海以得為大國未嘗加其兵
小國無敢議其失奈何聖世反謂僭行臣嘗
議之罪則然矣若夫結為死黨激怒大金語
言雖甚大而本末不相坐矣何則假使强敵
來侵我彊夫惟禦難之未遑安得乘間而用

事其指朋黨者誰氏其欲處置者何人衆若
不和戰之則敗且容身之無地何忍意以為
謀况臣不預大華之言與知常而同異不忝
壽翰之薦惟陛下所洞明自一落於江湖已
六更於寒暑祿廩久闕衣食難周親舊皆絶
其交妻孥俱失其所形骸憔悴几若枯枝精
魄驚忪茫如醉夢活至今日有賴聖知重念
臣以至弱之資從西征之役忘身以衛其國
乃義分之當然成事皆因於人何勤勞之足

道令將有謊非敢為功只期微懇之粗伸或
乞宸心之一照昨於乙卯年中軍以賊糧盡
為策然兇黨未降日月漸久江冰釋盡計無
所出臣於三月始立距堙議為人所沮未得
施行至十一月中軍於揭命門始作距堙令
知兵馬使池錫崇與臣彥頤等遞番到彼檢
視積土多少計至數月可附到城上臣又與
前軍使陳淑議定火攻令判官安正修等作
火具五百餘石越九日早晨以趙彥所制石

砲投放其焰如電其大如輪賊初亦從而滅
之至日暮火氣大盛賊不得救通夜打放其
楊命門并行廊僅二十間反賊所積土山悉
皆焚盡十二日並遣人馬可以出入臣即至
中軍具陳本末請及時攻擊無使賊設備人
有忿然以為不可者臣亦作氣力爭十四日
又至前軍議急擊可破人人皆曰候積土畢
方可攻賊已於前所設木柵以禦臣懇請急
攻猶未之決十六日元帥至前軍悉集五軍

條佐議之人人皆執前議是日賊又築重城
其勢不可後之先是池錫崇在軍監役與臣
意協繼有副使李愈判官王洙李仁宗等八
人和之於是元帥始從其議取十九日分兵
三道突入用事破如枯竹一無留難臣於是
日顛掌中軍與判官申至冲金昇萬將軍權
正鈞房資守錄事林文壁朴義臣等審整軍
旅早至七星門下積木火之火發然後賊覺
驚惶倉卒不得救燒蕩門廊計九十七間望

之雲谿擬欲直入會天陰雨収兵入營翌日
曉頭賊魁鄭德桓維緯侯小官四人潛出城
資守令麾下捕全營臣送德桓緯侯於元帥
所別令別將金成器等率所捕小官二人往
景昌門諭賊賊將洪傑出降是日前軍在廣
德含元門外賊尚閉拒傑與義民商議捉僞
元帥崔永仍率二領軍士来歸然後賊大將
藕黃鱗鄭先谷朴應素等文武二十餘人相
繼来降其餘雜類不可勝數臣遣資守領李

徵正及降賊徐孝寬率兵入城封宮闕倉廩

府庫令徵正守闕收其鑰匙六七櫃納營而

聞左軍入自北門縱兵發大府財帛臣遣義

臣止之不聽更遣正鈞得止大府完珍是臣

遣臣男子讓於元帥所報以實日午元帥方至

中軍更命李仁宗李軾等封宮闕倉廩府庫

因具表奏之此其大畧難以具陳當此之時

自謂小輸於國事胡為厥後翻然忽搆於誣

辭遂使眷恩陷於究枉求惟平昔之所望亦

是微臣之自貽臣伏讀蘇軾受貶時表曰臣
先任徐州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日夜守捍
偶獲安全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
兇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十七人庶
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以子瞻豪邁之才尚
譊〻之若此況彥灝孤危之迹遂嘿〻而已
乎窮迫而然冒陳奚已而又金精曾經於吏
訊浹七月而復顯官惟忠同廢於江南垂三
年而還舊任惟臣不肖與世多乖名既掛於

深文人爭逞其浮議論罪未解歷年于茲故
愛殺身以自明固貪於戀聖久能忍垢而假
息有待於來伸豈謂皇慈特推大度憫臣大
窮之狀憐臣無二之心每煩訓諭於有司再
越孤忠於遠竄仰陶新化漸可齒於平民終
滌惡名竊更期於後日此乃至仁無外厚德
包荒念犬馬或霑蓋帷謂簪履不忍捐棄救
臣餘生衆怒交興之際収臣殘質幾年流落
之中特賜真除盡還舊祿罔誣僅釋日將出

而蔀屋明枯朽其蘇春已還而時雨降固非木石無情之比敢昧乾坤造化之私壯氣已衰無復平生之髣髴丹心尚在誓殫晚節之驅馳雖至填溝敢忘結草毅宗三年以政堂文學卒輟朝三日謚文康彥頤工文章嘗作易解傳於世晚年酷好佛法請老退居坡平自號金剛居士嘗與僧貫乘為空門友貫乘作一蒲菴止容一坐約先逝者坐此而化一日彥頤跨牛造貫乘告別徑還貫乘遣人送蒲

菴彥瀕笑曰師不負約遂取筆書于壁上曰
春復秋兮花開葉落東復西兮善養真君今
日途中反觀此身長空萬里一片閑雲書畢
坐其菴而逝彥瀕身爲宰相不以國家風敎
爲念敢爲詭異之行以惑愚俗識者譏之子
鱗瞻子固惇信子讓以鱗瞻子固惇信皆登
第歲廩其母惇信兵部侍郎子商孝
鱗瞻字貽兆登第毅宗朝累遷侍御史言事
忤權貴降授左司員外郎轉起居注時宦人

無比得幸於王生三男九女崔光鈞為無比女壻因緣內嬖超授八品兼式目錄事士夫莫不切齒諫官不署光鈞告身王召鱗瞻及諫議李知深給事中朴育和司諫金孝純正言梁純精鄭端遇督署之郎舍畏縮唯唯而退有人嘲之曰莫說為司諫無言是正言口吃為議諫悠悠何所論後以刑部侍郎出為西北面兵馬使副麟靜二州境有島金人多來居兵馬副使金光中擊逐之置防戍金主

詰讓王命還其島撤防戍鱗瞻等恥削土不
從金大夫營主遣銃卒七十餘人攻其島執
防守別將元尚等十六人以歸鱗瞻懼與義
州判官趙冬曦密謀移牒謀還俘獲翌日還
之鱗瞻等秘不奏國家知而詰之瞻鱗畏罪
彌縫竟不報入為右諫議大夫明宗立授國
子監大司成驟陞參知政事判兵部事進中
書侍郎平章事出為東北面兵馬判事行營
兵馬兼中軍兵馬判事金甫當起兵李義方

疑鱗瞻與知其謀又以為當時文臣之長將逮捕害之使巡檢軍執縛鱗瞻賴庾應圭獲免尋兼上將軍參署重房議事加守太師趙位寵起兵王命鱗瞻為元帥率三軍擊之至岊嶺驛會大風雪西兵從嶺而下擊之急官軍亂遂奔潰鱗瞻被圍欲與敵戰死都知兵馬使鄭筠止之曰主將不宜自輕遂擒鱗瞻馬潰圍突出僅免收兵而還尋又以鱗瞻為元帥樞密院副使奇卓誠副之知樞密院

事陳俊為左軍兵馬使同知樞密院事慶珍
為右軍兵馬使上將軍崔忠烈為中軍兵馬
使攝大將軍鄭筠知兵馬事上將軍趙彦為
前軍兵馬使攝大將軍文章弼知兵馬事上
將軍李齊晃為後軍兵馬使司宰卿河斯清
知兵馬事復攻西京僧軍亦行鱗瞻率諸將
治兵西郊筠密誘僧宗旵斬義方王慶軍中
驚擾遣近臣庚應圭諭之軍中皆疑文臣嗾
僧軍為変欲殺鱗瞻應圭還告鄭仲夫遣人

諭解乃止僧軍以為義方之不宜配東宮請
出之遂聚普濟寺不發鮮瞻等乃行位寵腹
心在漣州鮮瞻謂諸將曰我聞招携者附于
內伐叛者披其枝若我先攻西京則在漣州
者招諭北人共為犄角我腹背受敵非策之
善也今漣州恃西都不虞我猝至宜先攻漣
州漣州若下北州諸城必皆歸順然後率順
攻逆則意全力一蔑不濟矣遂趣漣州攻圍
累月漣州請救於位寵位寵遣將救之官軍

從間道擊之斬一千五百餘級虜二百二十餘人官軍又遇西兵于莽院掩擊之斬七百餘級虜六十餘人連州久不下後軍摠管杜景升攻拔之於是西北城皆復迎降遂移師攻西京鱗聽曰西京城險固若以久勞之卒蟻附而攻非計也但久圍之無使出採且復招懷開示生路則城中被刼者必謀出降若甫位寵乃一餓夫耳何能為乎乃於城東北築土山守之位寵食盡至啗人屍時出挑戰

鱗膽堅壁不出有擒獲者輒與衣食而遣之
城中聞之縋城来附者甚衆既而官軍又與
西兵戰大敗之斬獲三十餘取其要害鳳凰
頭城之六年鱗膽攻西京通陽門景升攻大
同門破之城中大潰擒位寵殺之囚其黨十
餘人餘皆撫慰居民按堵如故謁聖祖真殿
函位寵首遣兵馬副使蔡祥正告捷又送位
寵妻孥及俘獲百餘人梟位寵首于市先是
鱗膽忽聞西兵讙噪城上問之云人呼立龍

而賀之鱗瞻曰位寵將死矣去人與頭豈可生乎鱗瞻遣祕書少監庾世績表賀平西王遣吏部侍郎吳光陟詔班師加鱗瞻推忠靖亂匡國功臣上柱國監修國史遣參知政事陳俊逕勞諸將于金郊驛復遣介弟平涼侯賜宴于馬川亭及還又賜宴以勞之是年卒年六十七謚文宣官庀葬事鱗瞻聰悟過人雖千百人一聞姓名終不忘自鄭仲夫作亂文臣沮喪鱗瞻與武臣同事每被掣肘脂韋

章自保而已故平西之後賞罰不中措置失
宜致使西北降附之民屢叛物議少之後王
下制曰往者趙位寵叛於西都元帥尹鱗瞻
奇卓誠等同心協力以討平之予嘉厥功曰
篤不忘其贈鱗瞻推忠靖亂匡國功臣守太
師門下侍中上柱國圖形閣上後配享明宗
庭
廟子宗諤宗誨宗誠宗諹宗諤以大府注簿
死於仲父之亂宗誨蔭進判禮賓省事宗諹
刑部侍郎鱗瞻兄弟三人登第宗諤宗誠宗

謁又登第再世廩母時人榮之里閭號其家
爲第三宅宅又號爲二師宅宗謁重然諾喜施
與然廣植田園多受饋遺爲世所譏
世儒璀之孫淵宗時爲右御史一日王移御
延慶宮世儒爲左御史崔傅當扈駕二人淩
晨詣闕日將晡乘輿未駕飢甚入路傍家飲
酒不覺駕出傅犯馳道世儒泥醉使人控馬
言語狂亂憲府劾奏左遷傅安東判官世儒
梁州副使其後世儒答傅賀冬至狀云駕後

一樽二人同醉嶺南三載千日未醒高宗初拜禮部員外郎謁崔忠獻請命題賦詩忠獻召李奎報陳澕僧惠文同賦觀碁詩四十餘韻使翰林承旨琴儀考閱奎報爲首澕次之世儒自見忠獻得意猖狂期於柄用素與右僕射鄭稹有憾誣告於王曰稹與弟樞密叔瞻將圖不軌若以臣爲校定別監付以一番巡檢則可掃除矣王驚愕遣承宣車倜密諭忠獻執世儒鞫之依違如醉未能出語遂吐

謫配島寄居還道死世儒以文學名世喜酒
色朝政有不稱意者輒託詩謗訕號狂人商
季守受益質直無華清謹有幹局由門蔭顯
歷蒞有聲績神宗四年以西京副留守卒曾
孫琺官至僉議政丞致仕忠肅十六年卒謚
文顯子安庇安肅安禧

列傳卷第十　　高麗史九十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吳延寵

吳延寵海州人家世寒素少貧賤力學善屬文登第累遷起居郎兵部郎中肅宗五年與尚書王嘏如宋賀登極以朝旨購太平御覽宋人秘不許延寵上表懇請乃得及還王曰此書文考嘗求之不得今朕得之使者之能

也使副僚佐並加爵賞拜延寵中書舍人乞
外補時王欲擇人授全清廣三州令迎候宋
使以延寵有幹相材將大用欲試臨民遂出
知全州牧爲政寬平不苛吏民便之以最聞
召拜樞密院左承宣刑部侍郎知御史臺事
轉尚書左丞翰林侍講學士睿宗即位拜知
樞密院事御史大夫翰林學士承旨出爲東
北面兵馬使兼行營兵馬使奏東界徼發內
外神騎軍有父母年七十以上獨子者聽免

一家三四人從軍者減一人宰臣樞密之子非自應募者亦免從之遷檢校司空刑部尚書初術士以讖勸王就西京龍堰創宮闕以時巡幸遣內人鄭克恭與司天少監崔資顯太史令陰德全吳知先注簿同正金謂磾等相龍堰故墟命兩府及長齡殿讐校儒臣會議皆以為可延寵獨曰南京之役甫畢民勞財匱不可起新宮如欲巡御莫如舊宮不報平章事崔弘嗣等又奏據太史官狀稱自御

松都今二百餘年欲延基業宜卜西京龍堰舊墟創新闕移御受朝頒下新令延寵駁曰今作龍堰宮有三不可以文宗明睿猶或衛數作西京左右宮既而悔悟以爲無應終不巡御虛費財力其不可一也近者開創南京八年而無吉應其不可二也西京舊宮與今所來龍堰相去不遠地勢吉凶未必有異況無明訣可徵而棄祖宗舊宮別構新闕毀撤屋廬騷動人民其不可三也伏望英斷加疑

一依老臣所奏巡御舊宮以講社稷長久之
策無從臆說妄興工役以致人怨王卒從弘
嗣等所言時議惜之王伐女眞以延寵副尹
瓘時大臣皆贊成之延寵頗以爲疑微語瓘
瓘曰策已決矣又何疑延寵默然遂出師破
女眞拓地築九城語在瓘傳錄功爲協謀同
德致遠功臣尚書左僕射叅知政事賜廐馬
一正女眞復來爭地圍雄州王授延寵鈇鉞
往救之雄州被圍二十七日都知兵馬鈐轄

使林彦都巡檢使崔弘正等率諸將分兵固
守與戰日久人馬困乏將潰延寵使文冠金
晙王守之等率精銳一萬分為四道水陸俱
進至烏音志沙烏二嶺下賊先據嶺頭我兵
爭登急擊斬百九十一級賊奔北欲復結陣
拒戰官軍乘勝力戰大敗之斬二百九十一
級賊遂燒柵而遁延寵入城責城中將士不
待援兵輒出戰多被殺傷使士氣沮喪罰有
差加攘寇鎮國功臣守司徒延英殿太學士

凱還王引見于文德殿問邊事賜宴以勞之
女眞復聚遠近諸部圍吉州數月去城十里
築小城立六柵攻城甚急城幾陷兵馬副使
李冠珍等訓勵士卒一夜更築重城且守且
戰然彼以勢窮死傷者多延寵聞之憤然欲
行王復授鈇鉞遣之行至公嶮鎮賊遮路掩
擊我師大敗將卒投甲散入諸城陷沒死傷
不可勝數延寵具狀自刻與瓘勒兵將再赴
吉州會賊遣使請和遂還宰相請治敗軍之

罪王遣使収鈇鉞不得復命歸私第王以宰相臺諫屢請罪不已免官削功臣號尋復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延龍上表讓王不允曰才雖衆猶名責宗則可與謀其政者有幾罪雖衆不曰欺其心者猶或赦故曹沫割地而魯公不責之孟明敗軍而秦穆復用之向者東虜不恭累世為害先皇有憤而欲伐寡人繼志以興兵嚮以文武之材為將帥之副初若遲疑而猶豫後能征討以蕩平斬馘既

多俘虜亦夥拓開封境築設城池雖論議之
尚喧乃勤勞之可記爰加寵命俾復舊資當
體眷懷勿煩謙遜累加守司徒守太尉監脩
國史上柱國歷判吏禮兵部事以疾累上章
乞退王以耆儒舊德欲終始倚用不許十一
年卒謚文襄年六十二饒躬謹行恂恂然以
忠儉自許不干譽當官持論務袪時弊未嘗
以私害公故主重之命近臣監護喪事百官
會葬無子

金富佾

金富佾字天與慶州人其先新羅宗姓太祖初置慶州以魏英為州長即富佾曾祖也父覲國子祭酒左諫議大夫兄弟四人長富弼次富佾次富軾次富儀富佾少力學登第直翰林院隨樞密院使王嘏入宋為嘏作表辭雅麗帝再遣内臣撰諭肅宗朝拜拾遺知制誥出守原尚二州皆有聲績睿宗時拜禮部郎中遼將伐女眞遣使来請兵王會羣臣議

皆以為可富佾與弟富軾及戶部員外郎韓
沖右正言閔脩衛尉少卿柘俊京等言國家
自丁亥戊子兵亂之後軍民僅得息肩今為
他國出師是自生釁端其利害恐難測也尋
以國子司業起居注充寶文閣待制陞直學
士時王好文學常與寶文閣儒臣講論經史
富佾雄辨折衆人莫之敵名重當世仁宗即
位欲大用驟遷同知樞密院事政堂文學翰
林學士承旨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冨佾嘗苦風虚八年累表乞骸骨改
授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判秘書省事柱國
十年卒年六十二贈檢校太保守太尉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尚書禮部事上
柱國謚文簡爲人寛厚儉約不喜臧否人物
不事生產文章華贍凡辭命必命冨佾潤色
嘗製八開致語口號睿宗覽之大悅詔常用
勿易宋樂人夔中立来投爲樂官及歸誦其
辭於帝前後李資諒入朝帝問八關致語口

號諱之所製雖有僭語誠嘉章也睿宗以富佾富軾富轍皆為文翰侍從封其母大夫人勑有司歲賜廩粟其母以為既得諸子祿養此亦國恩不貲何敢加辱厚賜遂不受

富儀初名富轍字子由肅宗二年登第舊制三子登科歲廩母三十石富儀兄三人並先登科至是制加一十石遂以為常在職廉謹累遷直翰林院睿宗六年以書狀從樞密院副使金緣如宋上表乞赴壁雍觀講帝荅詔

有覲觀重席陛詣横經誠悃備陳文辭兼麗之語還拜監察御史金新破遼遣使請結爲兄弟大臣極言不可至欲斬其使者富儀獨上號曰臣竊觀漢之於匈奴唐之於突厥或與之稱臣或下嫁公主凡可以和親者無不爲之今大宋與契丹迭爲伯叔弟兄世世和通以天子之尊無敵於天下而於蠻胡之國屈而事之者乃所謂聖人權以濟道保全國家之良策也昔者成宗之世禦邊失策以速遼

人之入寇誠爲可鑑臣伏願聖朝思長畧遠
策以保國家而無後悔宰樞無不笑且排之
遂不報仁宗在東宮富儀爲詹事府司直以
文學被眷遇及即位擢御史中丞歷吏戸禮
三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王問邉事奏曰杜
牧言時事云上策莫如自治宋神宗嘗與文
彦博議邉事彦博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勤
遠王安石曰彦博言固當若能自治七十里
可以王天下孟子曰未有千里而畏人者今

以萬里之天下而畏人者由不自治也今我
三韓之地豈特七十里而已哉然而不免畏
人者其咎在乎不先自治而已良騎野合交
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
短也强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
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
變此晁錯之策甚合於今之形勢宜令京城
及諸州鎮高城深池畜强弩毒矢雷石火箭
遣使者督察主吏以賞罰之妙清請營新宮

於西京富儀上疏極言不可妙清據西京叛
王師討之富儀上平西十策其大槩以爲西
京城險糧足不可猝拔當以逸待罷以計取
勝耳王嘉納之以爲左軍帥尋知樞密院事
及賊平皆如其策賜金帶富儀未顯時家僮
治園得銅印文曰青幢之印後考新羅故事
青幢乃左軍也至是果爲左軍帥十四年卒
王震悼贈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政堂文學判
尚書禮部修國史柱國謚文懿性坦蕩不事

家産亦未嘗以勢利嬰其心詩文豪邁膾炙人口金使韓昉来富儀為館伴昉能詩相與唱和往復數十篇富儀略無滯思昉服其敏後內侍崔孝溫如金昉子汝嘉問曰吾父嘗言高麗人金富儀異人也今無恙乎聞其卒嗟歎久之

高令臣

高令臣開州人少孤力學善屬文文宗朝登第進累右諫議大夫論議慷慨無所掘撓睿

宗初授散騎常侍慶尚道大水令臣奉使安
撫奏蠲公田稅民賴蘇息歷吏禮部尚書拜
檢校司空叅知政事時王銳意致理公卿爭
進新法令臣以爲祖宗成憲具在不可紛更
但守而勿失可也以年老致仕十一年卒年
七十二輟朝三日謚良敬平生以淸儉自守
及卒家無羨財子湜

金黃元 李軌

金黃元字天民光陽縣人少登第力學爲古

文雖海東第一清直不附勢與李執善同在
翰林以文章著名時稱金李遼使至黃元作
内宴口號有鳳銜綸綍從天降鼇駕蓬萊渡
海來之句使驚嘆未嘗全篇而去宰相李子
威惡其文不隨時所尚曰若此輩久在翰院
必誑誤後生遂奏斥之尚書金商佑有詩曰
學非浮薄終歸古道不回邪豈媚今宣宗聞
之擢爲右拾遺知制誥未幾出守京山府有
吏捕殺人强盜以至黃元熟視曰此非賊也

趣令收之判官李思絳亦名士力爭曰此盜已服宜治罪不聽後獲他盜果向之殺人者也吏民皆服其神在京山二年多惠政以貢銀品不中罷肅宗開延英殿召掌書籍每觀書有所疑則輒質之呼為先輩而不名睿宗朝累遷中書舍人奉使如遼道見北鄙大饑人相食馳驛上書請發州郡倉廩賑之王從其言及還百姓見之曰此活民相公也歷禮部侍郎國子祭酒翰林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累表請先踰年乃許女真侵邊盡下東邊諸
城惟來遠抱州二城固守不下食盡以財減
價貿穀于我邊吏禁民互市黃元上疏曰幸
災不仁怒鄰不義請糶二城粟許貿易不報
十二年卒年七十三性不拘檢頗好聲色禮
部郎中金富軾請贈謚當遠有不悅者沮之
子適理存道通文軌字公濟初名載清州人
父攸績禮部侍郎軌宣宗時為少府注簿丞
勅校入宋表誤書遼大安年號宋還其表坐

免官肅宗六年以禮部郎中奉使如遼大覺
國師屬孔目官李復請獻金鐘使還刑部劾
治復罪軌以知而不禁亦罷睿宗朝累拜政
堂文學戶部尚書修國史進守司空叅知政
事以疾累上表乞致仕優詔許之十七年卒
謚文簡

郭尚 輿

郭尚字元老清州人起小吏夤緣攀附事宣
宗于國原邸宣宗即位擢拜監察御史累遷

至樞密院左承宣出入禁闥權勢日熾嘗矯
傳王旨有司劾奏奪職不報肅宗在邸居見
遺犀帶辭不受及宣宗大漸尚侍疾卧內肅
宗至寢門欲入問疾尚曰今上彌留王子
若無召命不宜直入遂不納肅宗立以尚事
先君無貳心欲大用拜戶部尚書出知西京
留守政未滿召爲刑部尚書諫官奏曰尚出
守無政可記請終三載不從驟遷尚書右僕
射叅知政事時平章事尹瓘請行錢幣尚力

言以為非風俗所宜上疏爭之不得尋致仕
居家睿宗元年卒年七十三謚順顯尚質直
無他技能平生不事生產家無餘貲子坦興
興少時夢有人命名與遂以為名字夢得自
幼不茹葷不從群兒戲常獨處一室力學登
第屬內侍以閤門祗候出為洪州使就野外
川上葺小菴名曰長溪草堂公暇每往遊息
考滿入為禮部員外郎歸隱金州睿宗在東
宮識之即位遣中使徵之使居禁中純福殿

稱為先生以鳥中鶴鷺常侍左右從容談論
唱和時人謂之金門羽客王以其久在禁中
或思出遊賜别業西華門外與嘗請餞入宋
使王字之文公裕于别業王賜酒果命内官
主辦供張甚盛物議非之既而固求退居賜
城東若頭山一峯構室以居號東山處士名
其堂曰虚靜齋曰養志親書額賜之一日王
微行至山齋輿適入城王徘徊久之賦詩題
壁而還後又幸山齋執其手使口號其見寵遇

如此仁宗八年卒年七十二王嗟悼之遣近臣祭之贈謚真静命知制誥鄭知常作山齋記立石輿瑰偉無髯目若懸珠涉獵書史至於道釋醫藥陰陽之説見輒成誦不忘射御琴棊靡所不治終身不娶妻在洪州私一妓将還使飲藥詐言仙去潛攜至京色衰遣歸又於山齋常以婢妾自随為時議所少

劉載　胡宗旦　愼安之

劉載宋泉州人宣宗時随商船來試以詩賦

授千牛衛錄事叅軍睿宗朝歷左散騎常侍吏禮部尚書十三年以守司空尚書右僕射卒載能文性朴素不事生產雖偕商人來自立朝不復相親時議多之

胡宗朝亦宋福州人嘗入太學為上舍生後遊西浙遂從商舩來睿宗寵顧優厚補為左右衛錄事尋權直翰林院驟遷寶文閣待制時王頗好樂妓玲瓏過雲以善歌屢承恩賚國學生高孝沖作感二女詩諷之中書舍人鄭

克承以白王王不悅會孝冲赴擧王命黜之
遂下獄宗旦上書營救乃釋之宗旦性聰敏
博學能文楚楚自喜兼通雜藝頗進厭勝之
術王不能無惑後事仁宗爲起居舍人
愼安之字元老亦宋開封府人父脩文宗朝
隨海舶来有學識且精醫術登第官至守司
徒左僕射參知政事致仕謚恭獻安之事睿
仁二朝知水州爲政清肅吏畏民懷累遷兵
部尚書三司使判閤門事卒容儀秀美性度

寛弘臨事廉平善醫藥曉漢語凡移南北朝文牒多出其手

金景庸

金景庸慶州人父元晃兵部尚書本新羅宗室景庸容儀偉麗有貴介風彩少放逸好聲色嘗與人鬪于道宋商客見之語曰僕好相人今觀子相骨法秀異必富貴而壽君請自愛景庸由是頗自負以閤門祇候出為廣州判官為政不苛人畏敬之嘗冬月大醉乘驄馬

走過漢江馬蹄所觸氷破水湧而不溺聞者異之累遷御史中丞肅宗御東池觀射景庸先中鵠心賜銀器廐馬歷吏部侍郎兵戶工三部尚書睿宗初叅知政事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陞門下侍中上柱國加協謀衛社致理功臣守大保判尚書吏刑部事樂浪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二百戶累上表請老王遣左副承宣安唐頒賜几杖尋許致仕後召宗室宰樞置

酒賞春亭極懽顧謂景庸曰國之元老惟卿
在景庸涕泣拜謝累加匡國同德翊聖功臣
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七百戶進爵為公倚勢
聚斂殖貨治第壯麗為世所譏仁宗三年卒
年八十五命賻葬贈謚子仁揆中第歷左丞
宣左諫議大夫睿宗朝進知奏事累遷至守
大尉中書侍郎平章事女嫁李資謙子之彥
資謙敗貶知春州事後召還守司空左僕射
叅知政事卒為人寬厚不喜臧否人物亦未

嘗倚勢驕人優遊不斷但保祿位而已

崔弘嗣

崔弘嗣字國老中原府人家世單平力學登科以文行聞歷拾遺補闕出為平州事有惠政累遷清要肅宗朝授樞密院使奉使如宋忽為颶風所飃舟人無不拊心泣弘嗣神色自若及至宋觀者稱其儀度中規帝厚待之加賜金幣口宣云顧惟樞近之臣宜有褒嘉之寵館伴曰此語如待朝廷近臣可見皇帝

寵使臣也還拜守司徒中書侍郎平章事睿
宗時轉門下侍郎平章事累加推誠賛化功臣
守太保上柱國監修國史三上表請老遂致
仕十七年卒年八十謚貞敬王遣使弔祭弘
嗣清介寡欲朝無黨援家居不言公事妻子
未嘗見戲笑人有饋遺雖蔬果不受王深重
之然務苛察少寛容見人小過輒不忘世以
此短之

韓安仁

韓安仁字子居舊名曒如端州人父圭以鄉
貢中第仕至户部侍郎安仁登第直翰林院
睿宗在潛邸安仁與李永李汝霖等侍學及
即位以舊恩密近用事恩寵優兄弟親戚
皆夤緣分據要路士大夫趨勢利者無不附
初與汝霖交若不相員後擠之使不復起累
歷右副承宣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刑
部尚書六上章懇求外補不允改禮部尚書
同知樞密院事有金尚磾李惟寅者清直自

守所至皆有聲績未嘗干謁權貴故年高未
達安仁上疏請加擢用以勵具僚王授尚碑
判閤門事惟寅大府卿初御史臺奏逋者風
俗日侈公私宴會器皿華麗上下無等請依
舊制中行禁止如或有犯尊者奏決卑者先
囚後奏王從之入閱習儀樞密院渠卓踰制
臺官因執事别駕安仁與院使王字之乘醉
怒罵使􀀀之臺官不聽安仁等奏臣等不肖
爲小官所辱請罷臣等王重違大臣意左遷

侍御史陳淑盧元宗爲都官員外郎遣近臣
敦諭安仁等乃視事仁宗即位由叅知政事
陞中書侍郎平章事奏曰睿宗在位十七年
事業宜載史冊貽厥後世請依宋朝故事置
實錄編修官從之初安仁與文公美崔弘宰
及李資謙弟資諒俱在樞府資諒憑勢安仁
公美恃寵雖外和而內忌且與弘宰不相得
安仁又以資謙爲國上宰事皆関決而情慢
不朝事多壅蔽陽尊資謙封爲上公不令視

事陰欲奪其權使承宣韓柱奏之諸李知其謀銜之及睿宗薨安仁公羨以大醫崔思全視疾不謹欲置於法以故思全頗惡之且資讒以崔惟迪為給事中物議紛然內給事張應樞好干時附勢聞惟迪以奴婢二十口賂資讒得是職密語安仁安仁颺言于省中惟迪聞之訴於資讒資讒大怒請辨于御史台安仁憋恐告休在家遂與公羨及堂弟鄭克永妹壻知御史臺事李永等數相會侵夜而

散思全得其間欲釋舊憾與憸人蔡碩譖於
資謙弘寧曰安仁公美結黨陰謀將不利於
李令公資謙頗以為疑遂羅織其罪奏流安
仁于昇州甘勿島沉殺之流公美于忠州以
柱黨於安仁流靈光郡松島又流永及克永
于外安仁兄尚書右丞安中弟僧永倫從弟
禮部郎中韓冲妻弟侍御史林存壻閤門祗
候李仲若子縝等四人公美弟祗候公裕僧
可觀克永妹壻右正言崔巨鱗姻婭員外郎

任元濬安中子綸等五人永子元長等三人
皆緣坐流竄其族類罷職者亦多仲若善醫
術故疑之追遣人沉殺之刑部又以左正言
李逢原司天監全幹殿直安天餉等常會安
仁家必與陰謀劾奪其職安仁明達好學善
屬文又善易筮事多奇中為一時名流然秉
勢逐富貴謀執權貴以至於此及貧謫敗贈
諡文烈

李永

李永字大年安城郡人父仲宣以本郡户長
選爲京軍永幼從師學父没欲繼永業田爲
胥吏以狀付政書主事揖不拜主事怒且罵
永即裂其狀曰吾可取第仕朝何禮汝輩爲
肅宗朝擢乙科直史館内侍林彦請討東女
真永曰兵凶戰危事不可妄動彦當無事
時欲用兵生變甚不可也王不聽命平章事
林幹討之永亦從軍師敗坐免官後知京山
府以廉勤聞累遷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仁

宗初知御史臺事寶文閣學士及李資謙殺
韓安仁永以安仁妹壻坐流珍島或有告永
曰公之母子將沒爲奴婢永曰吾內省不疚
詎忍死以待若老母以子故沒爲賤隸吾苟
生何爲乃飲酒一斗憤懣而卒時人惜之資
謙遣術士瘞道傍牛馬不敢踐或病瘧者就
禱則愈資謙敗永子請改葬掘之屍不變贈
簽書樞密院事命吏部削罪案永天資方直
不爲權貴所撓然取友不端拓俊京等謀毀

李汝霖智祿進等斂手朴景升永皆與焉

韓冲

韓冲本端州吏中第補尚州司錄睿宗朝除右補闕上疏言時事得失轉起居注承信郎許立進武校尉林大容將還王欲許陞階拜辭冲與左司諫崔巨鱗侍御史崔弘胤等諫曰今詔使本商人嘗到我國與市井人販賣秩且卑傳詔曰拜階上已是過謙今宜拜階下從之尋遷中書舍人崔弘嗣將隨尹

璀伐女真誓佛云功若成創大藏堂于開國寺及還私令軍將輸材冲與右正言任元濬劾奏王諭止之冲固執乞罷尋遷爲西京副留守仁宗初李資謙殺韓安仁冲以安仁從弟流外及資謙敗召拜禮部侍郎復出爲西京留守民聞其來皆喜歷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學士七年以樞密院副使卒性剛直無言忌諱篤學能文政尚廉惠所至有聲績

林槩 庾祿崇

林縣沃溝縣人清直廉謹有大臣風文宗朝
以内侍管勾大倉有韓順者居倉側盜竊倉
穀誣奏官吏家貲鉅萬至有搢紳與之交通
者縣發其姦置於法朝議多之歷事順宣獻
肅睿五朝累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卒
輟朝三日謚元敬子有謙有文有文登第官
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仁宗三年卒年七
十有庾祿崇者亦以剛直稱祿崇字龜壽巖
松縣人以儒術進從官四十餘年以公忠自

許未嘗枉己徇人其任義直前雖豪右親戚不敢撓肅宗朝累歷右散騎常侍樞密院使尚書右僕射睿宗時進叅知政事雖貴顯衣服第宅如布衣時卒輟朝三日謚安貞

金晙

金晙字適中開州人少英銳好學善屬文擢魁科補晉州司錄以清白累遷左拾遺知制誥睿宗朝拜刑部郎中尹瓘征女真晙爲左軍判官軍敗瓘怒縛軍卒將戮之晙乃大言曰

今日之敗由知兵馬事林彥之失律也釋不問而戮此輩豈所謂不吐剛不茹柔之意乎璀愕然解其縛而縱之歷左散騎常侍兵禮二部尚書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禮部事仁宗二年卒年六十八謚貞愼

柳仁著

柳仁著貞州人父洪以武畧進宣宗時拜侍中通春秋左傳及兵家秘訣每國有虞疑引

古決策多中時議重之卒謚匡肅仁著蔭補衛尉注簿中睿宗三年第自洽門祗候歷官至叅知政事八年卒王親製文祭之贈守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謚貞簡配享睿宗廟庭仁著姊爲肅宗妃門戶貴顯乃與諸生游讀書登科爲宰相不以富貴驕人有儒者之風焉無子

康極

康極西海永康縣人家世微無技能然探心

勤謹相仁祐死國事例補良醞史為吏役十
年加軍器注簿同正出為寧仁鎮判官鎮演
都部署副使與女真戰累有功肅宗初除監
察御史後為東北面兵馬判官又與女真戰
于菱島獻四十八級賜絹十匹陞殿中侍御
史睿宗即位授知御史臺事尹瓘征女真極
以左軍知兵馬事從之有功拜左散騎常侍
歷御史大夫刑户二部尚書左僕射進叅知
政事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十五

年卒年七十二謚景襄子福興

許慶

許慶孔巖縣人中第以文學顯清廉忠儉肅宗在潛邸引為府寮及即位拜樞密院承宣出入禁中恩渥殊異睿宗初歷刑吏二部尚書叅知政事八年加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令致仕十年卒輟朝三日謚順平慶雖無赫赫之稱終始一節為朝廷所重子曰諒曰閏先曰讓

文冠

文冠字民章旌善縣人父林幹太子少傅冠文宗朝中第補靜邊鎮副將與女真戰于草堤有功邊民大飢冠發公私儲賑之所活甚衆肅宗初拜禮部員外郎歷起居注兵部侍郎右諫議大夫睿宗即位授右散騎常侍尹瓘征女真冠以左軍兵馬使從攻石城克之築福州城語在瓘傳以功遷吏部尚書又從吳延寵復征女真後王諭之曰卿奉職清勤

宣勞中外用兵東鄙厥績居多予將擢用六
年守司空叅知政事以老致仕明年卒年七
十一謚章敬冠性清直寬厚不事産業當官
執節不撓嘗爲西北面兵馬使韓冲以都部
署如遼謁冠于宣州佩劒升拜極閒冠立受
不交一言冲後屢稱之曰冠眞有元帥氣量
固非庸庸者先是爲元帥者見命使雖微官
必曲爲禮貌以干譽冠不然故冲稱之子子
麟子鳳子龜子龍

鄭沆 叙

鄭沆字子臨東萊郡人父穆大府卿沆性穎悟好學肅宗時中第補尚州司祿州人以年少易之及臨事善斷皆歎服州人數司祿二鄭一韓謂沆及鄭克永韓冲也秩滿直翰林院睿宗朝以內侍掌奏事處心平直出納詳明隨李資諒如宋館伴學士王黼見所製表章稱嘆之還拜右正言論事讜直爲權貴所忌通判全州尋居還爲右司諫歷按楊廣忠

清西道仁宗幼冲即位李資謙威勢震赫郡
守及奉使者競聚斂以媚之沆獨不然資謙
敗拜樞密院承宣陞知奏事勸王讀書學業
日就王以妙清言幸西京妙清鄭知常欲王
長御西京諷諫官請停修上京宮闕沆再上
疏請修葺舊宮還御言甚切直王從之知貢
舉崔滋盛出試題繆誤有司請罷貢舉舉子
金貽永沆之女婿王妃母弟也尹英瞻承宣
韓惟忠女婿亦妃戚也妃勸王勿罷舉沆與

惟忠亦因宦官干請得不罷十四年沆有疾
王遣内醫診視疾革進知樞密院事禮部尚
書翰林學士承旨命下翌日卒年五十七王
震悼輟朝吊祭聞其家無擔石之儲嘆曰三
十年近侍十一年承制其貧如是可嘉也加
賻米百碩布二百匹御筆特謚文安子叙仕
至内侍郎中以恭睿太后妹壻有寵於仁宗
性輕薄有才藝交結大寧侯璟常與遊戲鄭
誠金存中等誣構叙罪以間毅宗疑之臺諫

勍叙陰結宗室夜聚宴飲乃流于東萊語在
大寧侯傳叙將行王謂曰今日事迫於朝議
也行當召還叙既流召命久不至乃撫琴作
歌詞極悽惋叙自號瓜亭後人名其曲為鄭
瓜亭

金克儉

金克儉字伯儀靈光郡人祖行瓊平章事克
儉以祖蔭進肅宗時守安東府入拜監察御
史仁宗時由尚書左僕射陞叅知政事致仕

加守司空太子少師卒謚祁烈克儉雖無學
術公勤不懈累歷中外以果辨稍及當鈞軸
但敦謹保位而已

金若温

金若温字柔勝初名義文光陽縣人侍中良
鑑之子力學登第自尚衣奉御通判廣州入
拜中書舍人歷閤門使知樞密院事叅知政
事仁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檢校司
徒守司空上柱國十八年以門下侍中致仕

卒年八十二謚思靖性恭儉廉靜未嘗以富貴驕人李資謙以國舅當國士之嗜利者爭附之若湜與資謙為堂兄弟而不相比世多其守正子璣



